

康拉德原著
閔琪桐譯述

不安的故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杜牧集
問訊同譯述

不安的故事

商務印書館發行

葉關琪
Joseph Conrad
維桐原
校譯著
註述

不
安
的
故
事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二〇四

不安的故事 一册

(81324.1)

Tales of Unrest

每册定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Joseph Conrad

譯述者

關琪 維桐

校註者

葉關 琪

編輯者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
董事會編譯委員會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 版權所 翻印必究 *

(本書校對者林懷民)

『你要設法使那些』

迷亂不安的心靈

忙於國外的爭鬭』（註一）

莎士比亞

獻給

阿鐸爾夫·披·克利葛（註二）

好紀念舊日的

交情

作者附言

這卷書包含着五個故事，淺湖一篇列於最後，卻是最早寫成的。這是我生平所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並且可以說是標記出我第一期的結束。所謂第一期，就是指以馬來羣島爲背景，利用那種特殊的題材和口頭的暗示（註一）的那一時期而言。這篇故事是與阿爾梅耶的痴愚（註二）和羣島的一個流亡者（註三）在同一心境中產生的，是用同一氣息敘述的（那就是說，是用講完了一個流亡者以後所剩下的那口氣敘述的），用同一眼光看見的，用同一方法寫成的——假如當初我從事於這種著書問世的新冒險的時候，我對於這種冒險的自覺的關係中，有所謂方法這種東西存在。對於這一層我是很懷疑的。人總是先做了自己的工作，然後纔對自己的工作有所推論。這種推論是一種非常令人解頤而唯我獨尊的勾當，對於無論何人都毫無益處，而且往往可以令人得到謬發的結論。

無論何人都可以看出，在一個流亡者的末一段與淺湖的頭一段之間，手筆是不會變換的。巧了，實際上寫字用的筆也是不會變換的。兩篇小說是用同一管筆寫的：一管普通的鋼筆。雖然有人責難過我，說我未免缺乏情緒的官能，（註四）然而我可以說，至少有一次我會經不禁不由的被一種縱情的衝動所驅，使這一層很使我高興。我心裏會想，這管筆本是一管好筆，而且也給我效勞不少了，於是我就把它裝在背心上的口袋裏，有意把它當作一

種紀念物保存着，以便日後用柔情之眼相待。後來這管筆成了一個在種種地方翻出來的東西——在小抽屜的底兒上放着，在厚紙盒裏頭與我的袖釦領釦參雜一起；到了後來，牠就在一隻大木鉢裏找着了永久的安息；那隻大木鉢裏面，有磨鬆了的鑰匙，有一塊一塊的碎火漆，有一根一根的短繩子，有斷了的小練子，有幾個鈕子，還有些別的同類的東西，都是零零碎碎的，好像破爛的沉船一般，從一個人的生命中，飄流到這種器皿裏面。我時常看見了這管筆，就分明有一種快意之感，不過後來有一天我看見那裏頭竟有兩管舊筆，於是我就大為驚恐。那管筆怎麼會沒進火爐子裏，也沒進字紙簍裏，偏偏跑到了本鉢裏頭，我是莫明其妙的，反正那兩管筆都在那兒呢，並排的擱着，全都帶着很厚的乾墨水，哪個是哪個，完全難以辨認。這種情形是很令人為難的，可是我打定了主意，不願把自己的深情分用在兩管筆上，又惟恐冒然把自己的深情濫用在一管陌生的筆上，於是我就把那兩管筆一齊扔到窗戶外頭的一個花池子裏去——如今回想起來，那個花池子，用作一個人往日的遺物的墳墓，倒是很富於詩意的。

不過那篇故事卻依然存留着。它最初是在康喜爾雜誌（註五）中刊印的，那是我第一次在任何期刊中與世人見面；碰巧我的壽命倒還不短，能够在生前見着馬克斯·比爾包姆先生那部名叫一個聖誕節花圈的書，那是一卷摹擬挖苦別人文體的遊戲文章，把我這篇小說也極為可喜的戲弄一番，而且與我為鄰的都是些很好的作家。（註六）這回事使我得到無窮的快慰。我這纔相信我在社會上的存在。我所受賜於淺湖這篇小說的實非淺鮮。我下一次在短篇小說的寫作方面的努力是一種改途易轍——我的意思是說離開了馬來羣島，也沒有預

謀也沒有悲哀，也沒有欣喜，差不多也沒有注意，我就跨進了進步的前哨的那種大不相同的空氣中。（註七）我在那裏找着了一種與前不同的道德上的態度。我似乎能够捉住新的反應，捉住新的暗示，甚至於爲我的文章捉住新的韻律。一時間我想像我自己成了一個新人了——這真是一種最令人興奮的幻覺。這種幻覺把我纏繞了些時候，它是妖形怪狀的，身軀一半是確信，一半是希望，尾巴是色彩變化，光芒閃爍的夢幻，頭是能够改變形狀的，就像一個柔軟可塑的面具。後來我纔明白，我也和其餘人類一樣，無論什麼都不能把我從我那致命的一貫態度中解救出來。我們是無法逃避自己的。

在我從中非洲帶來的贓品中，進步的前哨是最輕微的一部分，（註八）那主要的部分自然是黑暗之心（註九）了。別人們在那裏曾經找到不少與這全然不同的東西，我十分相信，我所取爲己有的，是對於任何別人都不會有多大用處的，這使我心裏很舒服。而且我們也不能不說，我所帶走的贓物，是微乎其微的。整整齊齊的疊好了以後，就可以把它全部裝在胸前的口袋裏頭。說到故事本身，根本的情節都是很真實的。（註一〇）要想首尾一貫的編一套真正動人的謊言，我可沒有那種本領。

痴人分明是一篇因襲的作品，因此在這裏我對於它也不能有什麼話說。這篇小說的意思，並非起於心中所感，卻是起於目中所見：就是那實在的痴人。（註一一）我後來有一時期，在曖昧的衝動與躊躇中摸索了許久，（註一二）結果就產生了黑水手（註一三）一書，過了那個時期，我纔動手寫我那按時間的先後說是第三篇的短篇小說，就是在這卷書中列爲第一的那篇迦鸞：一個回憶。

在多年以後重讀迦鷲，我曾經覺得，自己就彷彿是在一個形勢頗優的地位上，用一對望遠鏡望見了某種情景似的。在那篇故事中，我並不會回到馬來羣島，只是掉轉頭去再望一眼而已。我承認我的心神是完全被那片遠遠的景象所吸引了，甚至於我當時並不會注意到，那篇小說的「主題」差不多是和淺湖的「主題」一般無二。的話雖如此，背後的觀念卻是大不相同的；不過這篇故事所以成為令我紀念的重要作品，大半還是因為它是我的。對於勃萊克伍德氏雜誌的第一次投稿，（註一四）而且我因此就和威廉·勃萊克伍德先生親自結識，（註一五）這位先生的鑒賞，雖然是謹嚴不苟，我覺得倒是真純的，因此是值得珍視的。迦鷲是我寫完了黑水手的末一行後，剛過三天，忽然間心血來潮，就動起筆來的；這篇小說的困難，如今回想起來，是和那篇未寫好的歸來的麻煩（註一六）參雜在一起的，因為那時我又重新着手於那篇小說的最後數頁，（註一七）在我生平，只有這一回，可以說是曾經勉為其難，雙管齊下。

如今我的內心誠然感覺到，歸來一篇可以說是用左手寫成的作品。新近我把這篇故事瀏覽了一遍，得到一種物質印象，覺得自己彷彿是在一陣傾盆大雨擂鼓般的巨聲中，坐在一柄大而貴的傘下。這是非常令人心神紛亂的。在那普遍的喧囂之中，可以聽見每一雨點，打在那堅牢而撐開的綢子之上。（註一八）就心境方面說，讀了這篇故事，使我那天終日目瞪口呆——並不一定是感到駭怪，只是有一種悽慘的驚異。我是不願意用輕慢的言語，談論我所著的書中的任何頁的。在心理方面說來，我那種嘗試分明是有不少很好的理由的；不說別的，只要能夠從此看出我在這種技藝方面會到何等過度的地步，那就值得一試了。說到這裏，我要表白我讀了這篇後的

一種驚異，我所驚異的是，這篇故事雖然用了那麼些分析的伎倆，然而大部分是由若干物理印象組成的聲音，風景，車站，街道，疾行的馬等等印象。這些印象彷彿是爲了它們本身的價值寫在紙上的，同時又加上了一種化爲精微的描寫，描寫的是一所可喜的中等階級的城市住宅，用某種文筆產生出一種兇惡的影響。至於別的，只要有人對於歸來這篇故事說句厚道話（在前後不同的時候也曾有人說過這種話），那我心中就感之不盡了；因爲我知道，寫這篇幻想，使我費了多少純粹的勞力，發了多少脾氣，破了多少迷夢。（註一九）

J.

C.

目錄

迦鸞	一
癡人	五二
進步的前哨	八〇
歸來	一〇九
淺湖	一七八
註釋	一九五

迦鸞：一個回憶

一

我們是在那些沒有王法保護的日子同他結識的，那時我們只得用自己的雙手，來護持自己的生命和財產。（註一）到了現在，我相信，儕輩之中，再沒有人保留着一點財產了，而且我聽說，有許多人也疏忽的喪了自己的生命了；不過我的確知道，那些碩果僅存的人還不至過於兩眼昏花，他們總還可以在他們那些煙霧瀰漫的體面的報紙（註二）中，察看出東方羣島，（註三）各處土人叛亂的消息。在那些簡短的段落內，字裏行間，閃爍着陽光——

海上的陽光與海水的閃耀。一個奇怪的名字提醒了人的回憶；那些印出的文字隱隱約約的薰香了今天煙霧氳氳的空氣，就彷彿陸地上的輕風帶着一種微妙而沁人的芳香在往日夜間的星光裏吹過似的；在陰沈的高屋頂上，烽火閃爍着，如同一個珠寶；那些大樹林以外，散着一些龐大的樹木，彷彿前哨似的，靜悄悄的守着一段一段如在睡鄉的無掩蓋的水；一條白練似的海浪轟然如雷的在一片空空的沙灘上發響，淺水在礁石上噴着白沫；青綠的小島在沈靜的正午中散列在平滑如鏡的海面上，正好像一把翡翠玉撒在光亮的鋼盾上。

此外還有人臉——黧黑，兇猛，而含笑的臉；那些人是赤腳，無聲，而武裝齊備的，他們的臉是坦白而大膽的。他

們那羣帶着裝飾品的野蠻人擁擠在我們那隻輕快帆船，（註四）的狹長的甲板上，穿戴着五顏六色的花格圍裙，（註五）紅包頭，（註六）白短衣，（註七）衣上還繡着花，（註八）此外還有刀鞘，（註九）金環，（註一〇）辟邪物，（註一一）手劍，槍刀，和武器上鑲着珠寶的柄子，（註一二）都是光耀奪目的。他們有一種獨立的氣概，果決的眼神，自制的態度；現在我們似乎還聽見他們那種柔和的聲音，正在那兒談論打仗，旅行，和逃脫等事情；正在那兒鎮靜地自誇其能，安詳地互相戲謔；有時還以一種受過教育的喃喃聲來讚揚自己的勇敢；讚揚我們的慷慨；再不就以忠誠的熱腸來頌美他們統治者的德性。我們還記那些臉面，那些眼睛，和那些聲音；我們又重新看見舊日綢緞和金屬的光亮；又看見那一羣光明，歡樂，而勇武的人們喧囂的騷動；我們還似乎感覺到那些親睦的棕色的手與我們接觸，在迅速的相握以後又伸回去放在鑲花的刀柄之上。他們是迦魯的人民——一羣很有忠心的從者。他們的動作全由他的嘴來支配；他們在他的眼睛裏窺察出他們的思想；他漫不經心的喃喃着向他們說出生與死來，他們就恭順的接受他的話語，如同接受「命運」的禮物似的。他們都是自由人，不過對他說話的時候，卻說是「你的奴才。」他經過一個地方，一切聲音都沈寂起來，好像他走路的時候是被「寂靜」所護衛似的；受了威嚇的低語，跟在他的後面。他們管他叫他們的戰爭領袖。他是一個狹窄的平原上三個村落的管領者；他是地球上一個不足重輕的立腳地的主人翁——那是一個用武力獲得的地方，形像就如新月似的，位於羣山和大海之間，一向是無人過問的。

我們的帆船停在海灣中間，他在甲板上用他的手臂如演劇似的揮了一下，沿着羣山參差的外形把他的全部領域指示出來；他那種範圍廣大的動作似乎驅退了他的領土的界限，頓然把領土擴充起來，到了浩渺無垠的

地勢在那一霎時的工夫，好像只有天空是牠的界限真的我們一看那個地方一面既被陸地封閉不連大海一面又被羣山的峻峻圍繞，不通大陸，因此——我們就很難相信還有任何鄰地存在着。那地方是寂靜的，完全的，不爲人所知曉的，不過它卻充滿着一種潛隱的生命，使人感到一種不安的沈寂；那種生命簡直莫明其妙的沒有任何力量，足以激起人的思想，感動人的心情，或暗示出那富有兇兆的日復一日的光陰。（註一三）在我們看來，那地方好像是一個沒有記憶，沒有追悔，沒有希望的地方；在那裏，只要黑夜一到，一切就從此罷休，在那裏，每一次日出好像是上天的一種輝煌耀目的特別創造，與昨天和明天都不相連屬。

迦鷲用自己的手照着這個地方一揮。「都是我的！」他用自己的長杖擊打甲板，金色的杖頭閃耀着，彷彿一顆落下的星星。一個沈默的老人緊緊靠在他後邊，穿着富有彩繡的黑色短衣。那時一羣馬來人的眼睛都跟着迦鷲這種威武的姿勢瞻望一下，惟有這一個老者不然，他甚至於連眼皮都不擡。他在他主人背後垂着腦袋，動也不動，手裏拿着一把長刀，刀口裝在銀鞘裏，刀柄向上，在自己的右肩上扛着。（註一四）他在那兒正當着差，不過他一點好奇心也沒有，他似乎是疲倦了，不過並不是因年老而疲倦，卻是因爲自己獲得了一種重負一般的「人生的祕密」。迦鷲是遲鈍的，驕傲的，有一種高超的姿勢，出氣是很平靜的。那是我們第一次拜訪，我們帶着好奇心，四面瞻望。

那時海灣好像一個充滿了強烈的光輝的無底深淵。一片圓形的水面反映出一個光明的天空，周圍的岸做成一個不透明的土地之環，飄蕩在空明的碧水之中。那些山，紫色而荒蕪，沈重的襯着天空呈現在眼前：山頂好像

上升的煙霧似的，消失於一種有色的波動狀態之中；峻峭的山坡上斜披着一條一條狹窄的綠色山澗；山腳下有稻田，芭蕉畦（註一五）和黃沙。一道飛泉曲折而下，彷彿一條拋下的線。一簇一簇的果樹標記出那些鄉村來；細長的棕櫚把它們那打瞌睡的腦袋一齊伸到低矮的屋頂之上；用曬乾了的棕櫚葉做成的房頂，在那些好像黑暗的走廊的樹幹後邊，遠遠照耀着，好像是黃金的屋頂；各種人形活躍的經過，眼看就又逝去；一縷縷的炊煙在一叢叢正開花的灌木上面筆直的升起；竹籬閃爍着，曲曲折折的在田疇間延綿不斷。岸上一聲猛烈的呼喊遠遠聽着彷彿表示悲哀，隨後又立刻停止起來，彷彿被滔滔傾瀉的陽光所息滅似的。一陣微風使光滑的水面上霎時閃出一道黑暗的顏色（註一六）它接觸了我們的顏面，隨後就又被人忘掉。什麼都不動。太陽只是向着一片絢爛寂靜，沒有陰影的低窪之處傾注它的光明。

這是他的舞臺，他在舞臺上穿着壯麗的衣裝，高視闊步（註一七）尊嚴無比，扮演重要的角色，他這個角色的重要，是因為他有一種力量可以喚醒一種荒謬的期待，使人覺得有一種英雄事業——一陣動作或歌唱——會伴着一種奇異陽光的顫動音調，演奏出來。他是華麗的，使人不安的，因為沒有人能够想像，有什麼可怕的深淵是值得用那樣精美的外表來隱蔽的。他並非是帶着面具——他的生命太豐富了，而面具只是一種無生命的東西；不過他卻顯着根本好像一個演員，好像一個過於假扮，到了可憎的程度的人。他最小的舉動，都是有準備的，出入意料的，他的言辭是嚴重的，他的話語富有凶兆，好像是隱語暗示，又錯綜複雜，好像是『亞刺伯裝飾』（註一八）人們都以一種特別莊嚴的敬禮對待他，這種敬禮，若在不敬的西方，是只能向舞臺上的帝王表示的。他以一種始終不

懶的威嚴來接受這種深沉的虔敬，那種威嚴的樣子，除非是在舞臺的腳光之後，除非是在舞臺上一種極度虛偽的顯然易見的悲慘情境之中，是無論何處都找不到的。看他那種樣子，要想記憶起他是一個什麼人，那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其實他只是敏達內歐（註一九）一個與人方便的幽靜僻隅的小領袖；在那裏，我們如果違犯法律，賣給土人火藥同軍械（註二〇）是比較沒有危險的。我們只要一進到海灣裏邊，那麼那些奄奄一息的西班牙破船縱然會有一隻猛然通上電流似的活動起來，我們也不會再關心這會有什麼結局——那個地方似乎是與那愛管閒事的世界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而且在那些日子我們很富於想像，假如有一天我們會在外交的抗議所不能及的地方，被人平平靜靜的絞殺，我們想起那種可能，倒也泰然自若，樂天知命。說到迦鷲，他所能遭遇的，無非是人所遭遇的——失敗和死亡；但是他所扮演的那個角色，卻是令人看來以幻為真，覺得他是必然成功的。他在那裏似乎極有力量，極為必要，對於他的土地和人民的存在，似乎是一個至要的條件，除非是地震（註二一）似乎無論什麼都不能把他毀滅。他的一身代表了他的種族，他的國土，代表了熱烈生命，熱帶自然的基本力量。他具有熱帶上豐富的力量，迷人的魔力；並且如熱帶自然似的，內面含有危險的種子。

我們連續的拜訪了他好些次，漸漸的我們就熟悉了他的舞臺——羣山合抱的紫色半圓形，傾斜在人家房屋上的細長的樹，黃色的沙，流水不絕的碧綠的山谷。這些景物就彷彿一片畫的佈景似的，呈現出生澀而相混的顏色，幾乎過度的適合與令人生疑的靜寂；他又完全是在這個舞臺之上用他那完美的藝術表演他那驚人的動作，其餘的世界似乎都被這片景色隔斷，永不能觀賞這齣堂皇的戲劇。在這片景物以外不會再有別的事情。好像